

鏡裡鏡外

——走在寫實攝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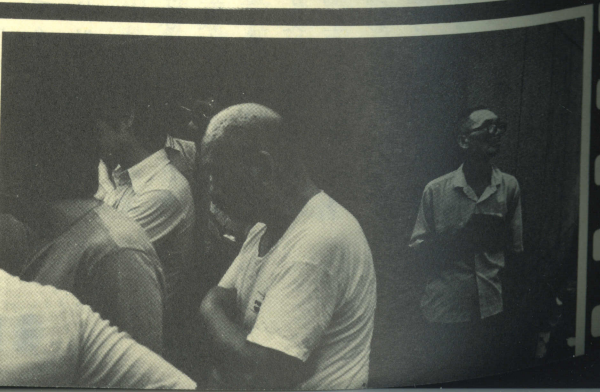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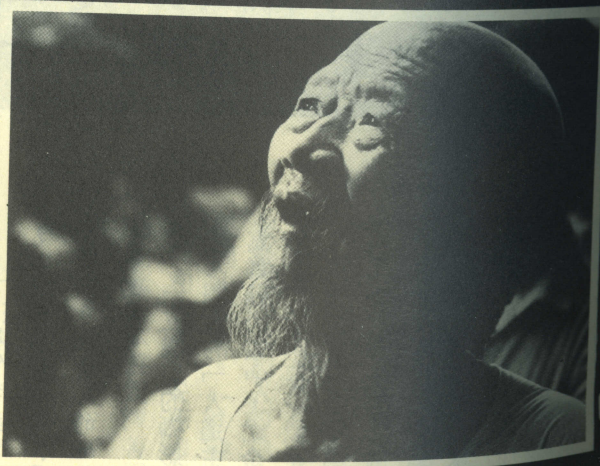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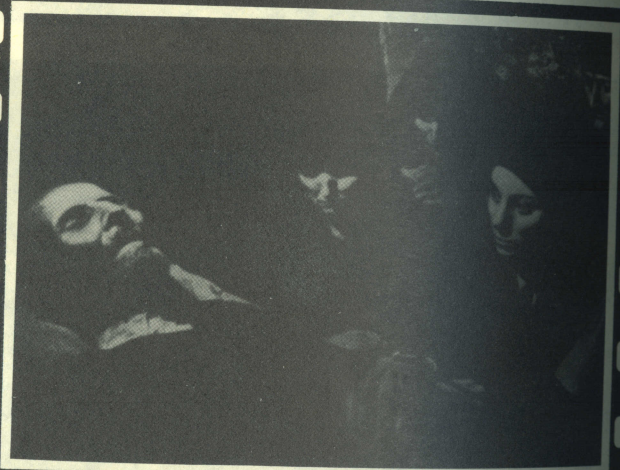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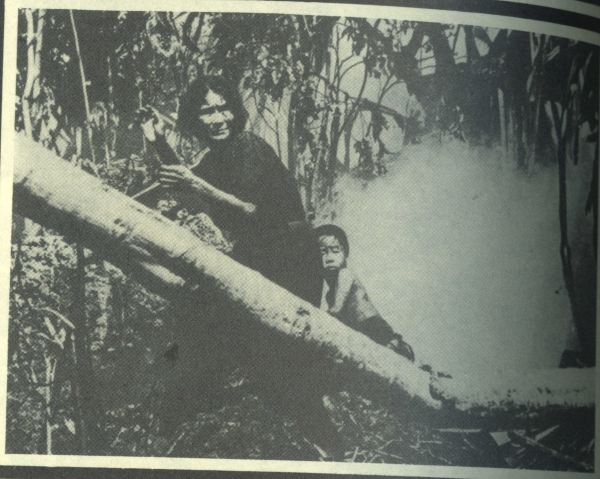
感性世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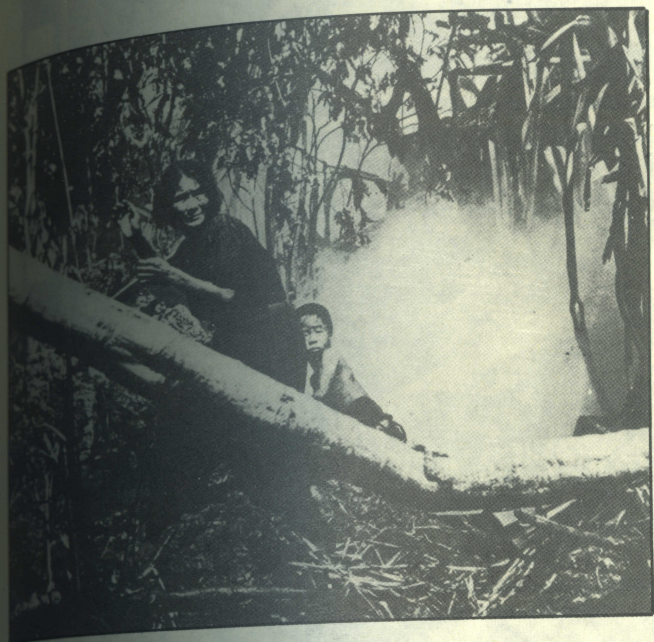
施益民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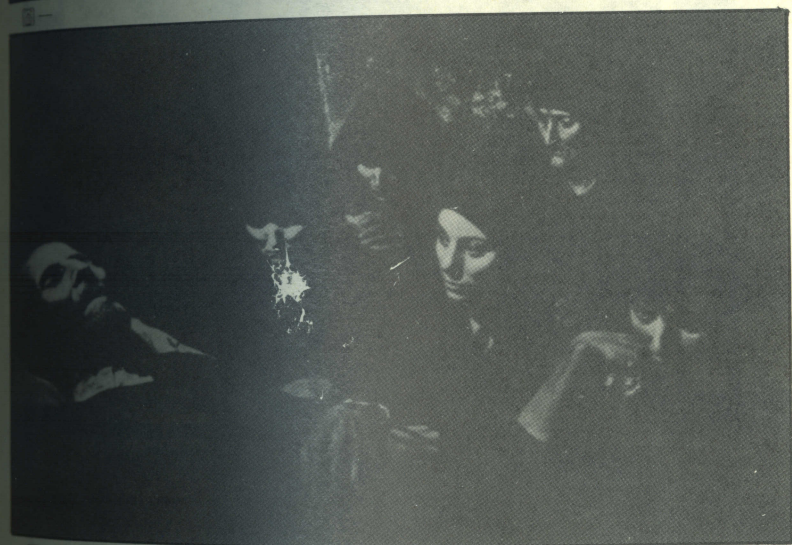
「當你攝影時，責任不就像拿著手術刀的醫生，掌握著的是一個人的生命？你每次使用攝影機，都掌握著生命。」

寫實攝影派與畫意攝影派及純攝影派，是鼎足而立的攝影藝術三大派別。寫實主義可稱為現實主義，主張以冷靜客觀的態度，表現真實的人物和現實的生活。它沒有所謂飄逸、神韻、如詩般的畫面；而用以震撼我們、感動我們的力量是來自它無法突破的限制——不能安排、不能欺騙、更不能加入攝影者主





觀的詮釋。只能無情地展現事實的一面。它不像畫意攝影，要把觀察帶到一個詩情畫意的，音樂性或戲劇性的「純」美境界裡，也不像抽象攝影，在盡量表達攝影者主觀的感覺，而讓觀眾沉醉在一種如小說般耐人尋味的天地中。寫實攝影偉大之處，就在於它對「現實人生」的深廣描寫，在飛逝的時間中，凝固了人生舞台上的一景一幕，使我們對於生活，對於人性有更廣的觀照，更深的了解。另一方面，在寫實的報導攝影裡，可以反映出社會的矛盾與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如中美斷交時在舊金山手持國旗憤慨的僑胞；陳余瓊芳女士在一項要求為他兒子陳果仁申冤的集會時，悲不自勝；也可以反映出人類本身或大自然的



帶給人類的種種苦難。一九四四年塞班島之役裡，一對膽戰心驚的母子，衣衫襤褸，滿心困惑地穿梭於槍林彈雨中（圖一）；土耳其東部大地震，開德林鎮的一個小孩在廢墟中到處挖找，想找到他的母親。像這一幕幕的真實悲劇，無非是要激發我們的同情心，來一起關心與了解我們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情，期望因此能採取具體行動，謀求解決之道。所以新聞攝影從尋找問題，而正視問題，甚而進步解決問題，增進人類的福祉，正是攝影藝術存在的最高價值。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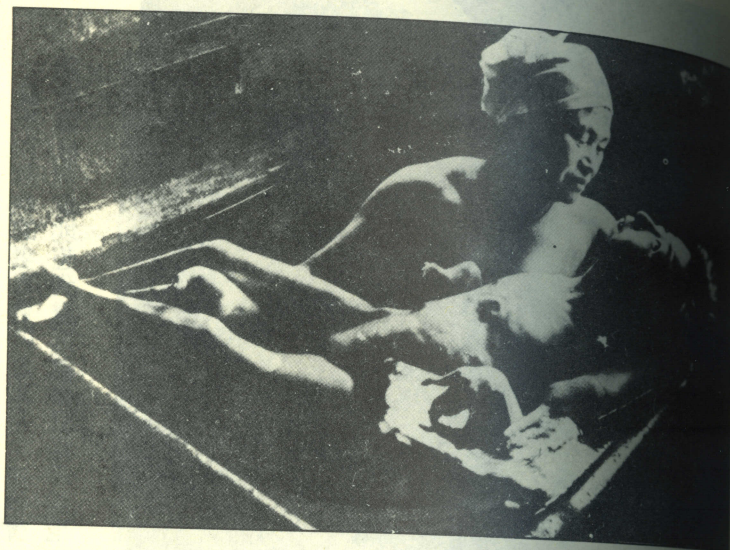
少人認為攝影不應該只是停留在「純藝術」，而是要盡量發揮它的真實、迅速和通俗等特性，使它成為一門「應用藝術」。一張成功的寫實攝影作品，應該像是卓別林的電影，笑中有淚、感人至深，能引起觀眾強烈的反應，可能捧腹大笑，也可能掩面流涕；可能訝異的張目結舌，也可能急切地想細細觀看，絕不是些輕鬆、美麗、令人情緒得到休息的「視覺甜點」而已，人性和氣氛的深度報導，才是它重要的題材，如此才能觸及到人們的心靈深處，進一步地詮釋生活或生命的意義。也就是說它是為人生而藝術，並非為藝術而藝術。

2

「……其作品強烈地反映出悲天憫人的心懷，作為一位永不妥協的巨匠，史密斯努力地對人的地位做了永恒、而且犀利的聲明。」

一位傑出的攝影家，應該也是一位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在歐美的寫實攝影家中，尤金·史密斯（Weug-erce Smith）似乎更做到了這一點。

這位以相機作為工具的理想主義者，在他四十多年的攝影生涯中，為人類的生活及感情，創造了一些最強烈、最令人難以忘懷的形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擔任「生活雜誌」的記者，冒著生命危險去拍攝戰爭照片，總共經歷了十三次的登陸作戰，二十三次轟炸任務，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琉球群島登陸戰



圖三

生」(圖六)筋疲力竭垂首於咖啡桌上；「西班牙村莊」中，圍繞在病人周圍祈禱的婦女(圖二)；以及在「水俣(Mina-mata)故事」中的母女照片(圖三)與抱著基督屍體的聖母像同樣感人。「水俣(Minamata)故事」是他在近世前的最後作品，描述現代工業所帶來的悲劇。一位母親含著悲切的眼光望著她受水銀毒害，已無法挽救的畸形女兒。在拍攝期間，史密斯和他的妻子在日本的水俣度過一段漫長的時間。他們和那裡的漁民一樣，住在骯髒的茅屋內，吃著可能已受水銀污染的魚，他們不但忍受著物質生活匱乏所帶來的種種痛苦，史密斯本人又遭受到化學公司派出的兇手致命的毆打，幾乎令他失明。但是令人高興的是，後來法院判定該公司賠償受害者八千三百萬美元，證明他的努力沒有白費。

。當時他爲了取得一個較好的角度，拍攝一個步兵的照片，不幸被炸彈碎片擊成重傷。他負出如此高的代價，就是要用照片來表達他對戰爭的厭惡和恐懼，來呼籲人類結束戰爭這種罪惡與愚行。史密斯自己說：「但願我的照片不是新聞報導，而是對戰爭的控訴，控訴戰爭加諸於人類身心殘忍而惡毒的影響。但願我的作品對人類的理智是一股強烈的感情催化劑，能阻止這種卑鄙的愚行再度發生。」這就是他的理想主義。

史密斯有一個自我要求，即每張照片都要有攝人的力量。例如：「鄉間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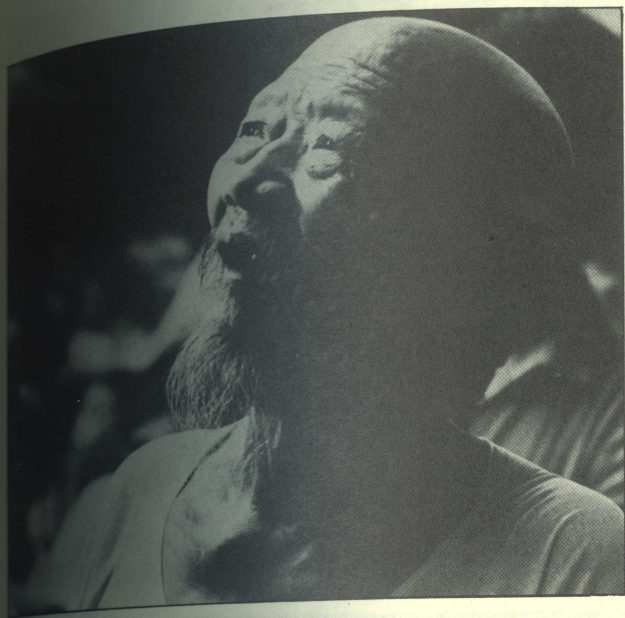
史密斯曾對自己這樣剖白：「我認為自己與在象牙塔內工作的藝術家無異。可是，由於自己又極願意談及人生，遂當了攝影記者。結果，我經常爲了要報導事實，也爲了堅持我的處世原則，不得不向現實挑戰。因而在那爲著創造而工作的過程中與處世之間，成了到處搖晃的人——我深深爲自己是事實的解說者而自豪。」史密斯是有毅力有決心的人，當他所確信的原則遭到挑戰時，他常變得憤怒而倔強。然而他本性溫厚，在他最苦澀的作品中，也無不傳達著他的愛心。他的照片是以二十一世紀的

世界爲對象，這些照片足以向那個世界印證今日的世界，有著渺小卻實在的作用。在史密斯的照片裡，總有什麼東西在悸動，在不斷顫抖，因為它們都是用「心」拍下來，他的相機深植心中，是由剛烈的正直所趨動，這股剛烈的正直，就是他的本性。時代雜誌這麼批評他：「其作品強烈地反映出悲天憫人的心懷，作爲一位永不妥協的巨匠，史密斯努力地對人的地位做了永恒、而且犀利的聲明。」洋溢在他作品中的豐富感情和他永不妥協的個性，肯定了他理想主義的本質與擇善固執的勇氣，並使其一生受人尊敬。

3

「使我們感動的常是這些街頭小人物：他們真真實實的生活，以及他們生活裡像野草般鏗不盡的喜悅與悲傷。」在一些爲人們所忽略的小角落裡，有不少失意落魄的小人物：在青島東路摸索站牌的老人，在新公園音樂臺上熟睡的流浪漢，或在廈門街口賣陽春麵的小販，這些畫面給人的感覺，並不是美麗的構圖，而是真實的本身；它告訴我們今天形形色色發生在各生活角落的事。這裡有悲涼的一刻，有幽默的刹那，也有歡樂的瞬間，於是我們不由得會心地笑了。世界的角落，生命的片刻，是可以如此有趣，使我們忽然停下步來，咀嚼與回味。

去年暑假，有一陣子我幾乎天天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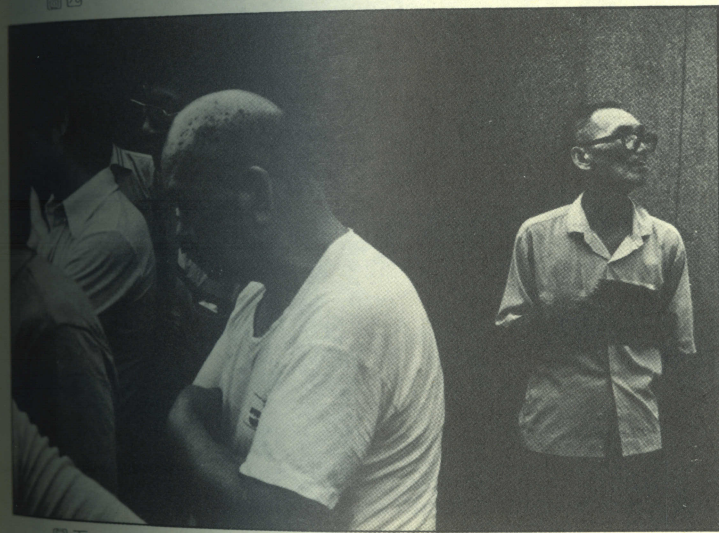


圖四

萬華跑，漫步在廣州街、華西街這一帶。尤其到了黃昏時刻，賣小吃、拍賣東西的小攤，次及變魔術賣膏藥的江湖郎中，或是爲人行運占卜的相命師，總是吸引著一群又一群的人，加上過往行人，構成了一幕熱鬧開闢的大劇場。無論是騎著單車徘徊街頭的老頭，或是在街邊陰暗的牆角，就著低矮的水龍頭洗碗的小工，總可以在這劇場裡找到和自己共鳴的小天地來。

看著穿梭不息的車子和行人，看著對面正在嬉戲的街童，看著那些正忙著找錢的老闆們好像早已置身事外於這十里紅塵。我待在那裏，瞪了他許久許久，似乎也跟著體會一種年華的唏噓與光陰無奈的轉移。偶而坐累了，彎著腰，便站了起來，傍晚不太強烈的陽光，使他那親切、感懷、又帶滿情傷的形象更爲突出，「光景旋消惆悵在，一生贏得是淒涼。」大概也不過如此。

對於這樣的一個人物，起初，我只是覺得好奇，可是在往後我發現每天到這個時候，他就會準時地出現在這裡。漸漸地我明白了，他是孤獨的，是寂寞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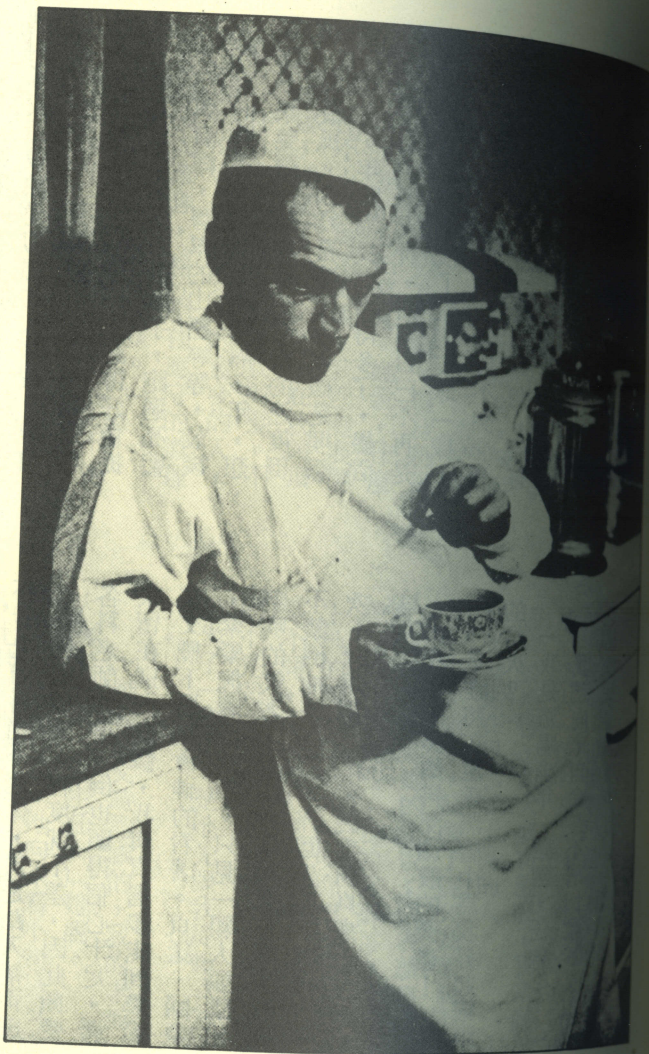
的，就像這裡的水銀燈，在車水馬龍裡，佇立著卻不屬於任何人，任何物。今年暑假再度路過此地，卻看不到往日熟悉的身影，這個地方已經變成一個臨時機車停放場了。然而，當時我藉著攝影機，記錄了一份無可解說的感動。

另一次使我同樣難以忘懷的經驗是在上個月，地點同樣是在萬華（圖五）。一個賣草藥的師傅吸引了一大群好奇的觀眾，氣氛顯得熱鬧而動人。但一個佇立牆角的人卻吸引了我，他手裡緊握一份舊報紙，來回不停地擱著，動作顯得誇張而不安。與周遭熱鬧的人群相比，愈發顯得突出而怪異。等到我更接近去注視他，他突然轉過頭來面向我，帶著一份奇異而凝滯的微笑。我迅速將目光移開，耳邊卻早已聽到他喃喃自語，說一些近似無意義的句子。啊！是個精神失常者，心裡這麼想，我立刻按下快門。久久不能忘懷的是他望著我時的微笑，使我似乎感受到了精神失常者內心的世界。我想到，如果一個人不幸陷入了這段神秘、荒誕、奇異的黑暗旅程，而缺少靈智的閃爍，生命將淪入何等慘苦。但是，想不通的是，他那奇異的笑容，究竟在笑什麼呢？

對於這些本來我不熟悉的對象，透過了攝影機，在一瞬間都成爲我深知的朋友。由於這種認知的過程，我結交了許許多多的街頭朋友；在萬華火車站的候車室裏，在中華路的天橋上，在林森北路人行道旁。他們並不像那些叱咤風

雲，舉足輕重的大人物，或是具有「天生麗質」的外表足以吸引眾人，但是他們生命的背後，也同樣交織著平凡與不平凡。在這浮華的世界裏，使我們感動的常是這些街頭小人物，他們真實的生活，以及他們生活裏像野草般鏗不盡的喜悅與悲傷無不在我們心中造成迴響。從他們默默的眼神、熟悉的動作，我們體會到平常人所蘊藏的堅毅忍耐，亦領悟多種深植內心的人性理念。這時，你也許會高興的站起來，歌頌造物者賜予人類同情心、正義感……，或是感傷的低下頭，對人性中的自私、傲慢一灑哀淚！

寫實派大師卡提·布列松認為「爲了賦予世界意義，攝影者必須感覺自己



圖六

與反光鏡內所看見的事物息息相關。也就是攝影時心中必須對對象及自己懷著最崇高的敬意。」是的，對於這些常常被忽略、被漠視的凡夫俗子，甚至那些被社會淘汰或嫌惡的一群，是不能以欣賞油畫般的心情來觀賞所謂的人性弱點，或是甚至帶著幾分譴責的態度去看他們。因爲攝影不只是去記錄一些令人同情、憐憫或令人嗤之以鼻的表面形象，這樣，會使攝影淪爲佛洛伊德所說的「窺視欲望之昇華」的低格調境界。因此，對他們付出更多的了解和接納才是重要的；和他們立於平等的地位，建立朋友般的情誼，一起分享快樂，一同承擔痛苦。如此，你會覺得我們這個世界更充滿意義與溫馨。

「在時間與空間的座標上，我們爲窗外的人留下了許許多多的點，這些點並非只是孤獨的存在而已，而可以經過『自我涵數』，映射出另外一個點、一條線、甚至一個面。從而找到自己，看到當時的自我。」

張照堂形容攝影的本質像一個窗子和一面鏡子，是透過窗子去看社會衆生相，而經過鏡子反射出自個人的內省意識。他認爲攝影所追求的，是透過個人的理念與風格，給與生活一種真實而深入的反映。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生活的表白與延續。所以一張好的攝影作品，不僅是自我觀照的鏡子，也透過心靈的窗子，看到更複雜的人生。「在時間與空間的座標上，我們爲窗外的人留下了許許多多的點，這些點並非只是孤獨的存在而已，而可以經過『自我涵數』，映射出另外一個點、一條線、甚至一個面。從而找到自己，看到了當時的自我。」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裡，無數的事件和人的面容像夜晚的星群、一季的繁花，乍面迎來，緊接著交臂失去，又漸漸淡退無踪，但是停留在底片上的那些輪廓，是不會褪色的，他是無法變老的，正如愛因斯坦的一句話，「你在照片中看到的人是你記憶中的人。」是的，在記憶中的人影裡，同時也將看到自己。如今翻開照片，又是一張張熟稔而深刻的臉，一幕幕難以忘懷的烙印。